

魅 琴

石地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目 录

第一章	失踪	/1
第二章	大师	/7
第三章	预言	/13
第四章	绮梦	/18
第五章	感应	/27
第六章	线索	/37
第七章	过去	/45
第八章	玄机	/53
第九章	虚体	/58
尾 声		/63

第一章 失踪

瑞典，斯德哥尔摩。

十二月，天气冷得比雪库还厉害，风不大，但积在地上的雪，开始溶解，寒气冉冉上升，钻进人的鞋底，令每个过路的人都忍不住瑟缩发抖。

蓝色的“雪佛莱”轿车，从街头驶向街尾，然后左折，爬上了山坡。

那是一条倾斜度接近四十五度的中型斜坡，两旁长着密密的松树。此刻，松树上布满白皑皑的雪，乍看，就像一座闪亮的林子。

轿车里，坐着三个人，都是身形高大的外国汉子。

驾车的司机，年约三十岁，手上戴着皮手套，紧紧抓着车盘，聚精会神地望着前面。

车轮辗着雪，发出“霎霎”的声音。

忽然，车头簸了一下，停了下来。

“他妈的！”司机咒骂了起来，伸手扭车匙，重新发动引擎。

他大力地扭，引擎发出“隆隆”的声音，却不见开动。

“巴道夫，早叫你换一辆新车，你偏不听，看！又得推车了！”坐在他身边的，年龄跟巴道夫相仿的汉子带点揶揄的口吻说。

“唉！”巴道夫冷冷地白了他一眼：“杜尔！这总比你没有车的好！”他打开车门去察看情况。

“这样的车，没有比有的好。”那个叫杜尔的汉子仍然忘不了讽刺。

“杜尔！别斗嘴！”坐在后座的男人低低地说。声音很沉，但奇怪得很，只说了这样的一句话，杜尔就再不敢吭声了，他把双手拢进上衣袋里，朝车窗吹了口气。

热气吹在车窗上，很快又给冷空气驱走。

这时，巴道夫又跨进车箱，向后座的男人扬了扬手：“探长！行了。”

一踏油门，“雪佛莱”轿车像睡醒的老虎，“蓬”的一声，向前直冲。

“哎哟，”杜尔不料巴道夫会突然开车，没留神，身子向前一倾，右脸“砰”地撞在车窗上。“喂！你这可是有意的吗，好呀！我不会放过你！”抡起拳头，作势欲揍。

“杜尔！”马德探长又叫了一声。

杜尔把递至半空的右手，放了下来，狠狠地吁了口气，喃喃地：“我一定会跟你算账！”

巴道夫双手在车盘上轻敲了一下，说：“随便！呀，坐稳了！”脚底加力，车速拉高，直朝前冲。

这回杜尔有准备了，右手拉住车环，冷冷地：“加速呀！加速呀！看你这辆老爷车能有多大能耐！”

“雪佛莱”爬过斜坡，驶进一条小径。

小径的尽头是一座大宅。大宅两旁尽是松树。

大宅的铁门紧紧闭着。虽然太阳还没下山，这里却显得比黑夜还寂静。

“雪佛莱”驶至大宅前停了下来，杜尔打开车门，走到大门，伸手按对讲机的掣纽。

“瑞典皇家警察总部马德探长想见史顿伯爵。”杜尔一口气报上名。

没有人回应。

这样过了三秒钟，铁门传出来“滋滋”的声音，慢慢地向左右两边移开。铁门后面，站着一个穿黑色礼服，脖子上系着白蝴蝶结的中年汉子，向着杜尔欠了欠身子：“请把汽车驶去左面的车房吧！”

他伸手向左面一指，那里有一座白色的停车间。

杜尔钻进车厢，向着马德探长伸了伸舌头：“哈！这个史顿伯爵的气派可真大呀！单是这个花园，已比市立公园大了一倍。”

马德探长用手指抹了一下唇上的胡子，没答话。

“雪佛莱”驶进停车间，停了下来。

两个穿着跟刚才站在大门后汉子同样礼服的青年，分从左右，为马德探长们打开了车门。

马德探长下了车，巴道夫，杜尔跟在背后，朝正屋走去。

正屋的台阶上，站着一个穿着宝蓝色西装的中年男人，一见马德探长，就迎了上来。

“马德探长，久仰大名，我是史顿伯爵的秘书麦菲。”

马德探长欠了一下身子：“这两位是巴道夫和杜尔警察，都是我的好助手。”

“素仰素仰！”麦菲朝杜尔和巴道夫鞠了个躬，手向前一伸：“请进来吧！史顿伯爵正在客厅等候！”

四个人走进了大厅。

大厅四壁挂满名画，巴道夫是画痴，一看就知道全是真迹，只有挂在东端墙上的那幅《削苹果的少年》是复制品。

《削苹果的少年》失踪了几近四百年，直到最近才被发现。在此之前，谁拥有复制品，已足傲视同侪。从这一点上，正好反映出史顿伯爵的财雄势大，与众不同。

巴道夫不禁看得呆了，心想有一天，自己能拥有那么多的画，该多美。

马德探长等三人，在软软的海虎绒沙发上坐了下来，杜尔嗅到了一阵焦味，那是从壁炉那面传过来的。

麦菲说：“那是蜡木的气味，等会就没有了。”

蜡木一烧，就会溢出油，生火更兴旺，虽然如今已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史顿伯爵这座巨邸，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十九世纪的韵味。

不错，史顿伯爵正是这样的人。

当杜尔吸了一下鼻子，微微抬起头来之际，他看到了一个白发绅士正站在他面前。

白发绅士穿着天鹅蓝的礼服，粉红衬衣上结着白底红点领结，一双黑皮鞋光可鉴人。

那身打扮，洋溢着十九世纪的风格，跟厅中十九世纪时的名画配对。

他的神情憔悴之极，看了马德探长一眼，有神无气地问：“情形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不会有什么事！”马德探长用带着自信的口吻回答。

“是真的吗？我不想听安慰的话。”史顿伯爵在那张椅肘镶有红宝石的安乐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我说的是事实。”马德探长强调地。

“不过我听人说，调查到目前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。”史顿伯爵吁了口气：“每次问你们，得到的回答总是我们已在尽力调查，很快就有结果了。唉！从事情发生的那日起到现在，你说，到底过了多少天？”

史顿伯爵的膝头微微地震颤着，为了身份，他努力地抑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。

“伯爵，今日我们来，是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。”马德探长说：“杜尔，你先说一下吧。”

“伯爵，直至目前，我们承认调查的确没有多大进展。”杜尔咽了口口水：“不过只要我们在技术上稍作调整，这第一阶段的调查，不能说是致命的失败，这一点，你请放心！”

“放心！你要我放心！”史顿伯爵再也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我……我怎能放心！”

“伯爵，不要太激动！”坐在他身边的麦菲用手拍了一下史顿伯爵放在椅肘上的手背。

“你们搞什么鬼！我女儿失踪半个月了，你们竟连一点头绪也没有，还要我放心！”史顿伯爵的胡子随着脸颊的抽搐，抖动了起来：“天下间，那有这个道理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马德探长苦着脸。

“你……你们要负全责。”史顿伯爵大力地拍了一下椅肘，喘着气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从大厅某个角落，飘来一声裂帛似的叫声：“施杜拉！”

那声音宛如一根利箭，直穿进众人的耳朵里，所有的人都循声音的来处瞧过去。

一个披着蓝色蝉纱浴袍，头发散乱的贵妇，从大厅角落一处侧门那里直撞了过来。

“夫人!夫人!”一个年轻的女人，从后追了上来。

贵妇的额角上淌着红红的血，手上握着一把亮晃晃的尖刀。

那尖刀的刀刃上，沾着血。

“探长!快!”年轻的女人颤着嗓音，朝马德探长大叫。

“你们还施杜拉给我!施杜拉!你在哪里?妈妈好惦着你呀!”

史顿伯爵夫人握着尖刀，朝马德探长冲过来。

麦菲惊叫起来。

就在电光石火之际，马德探长一个闪身，溜到了夫人背后，右手伸出，握住夫人手腕，轻轻一扭，尖刀啪地掉在地毯上。

“得罪了。”他轻轻地在夫人的耳际上弹了一下，夫人立即轻轻地倒了下来。

马德探长一手抱住，将夫人交回给那个年轻女人。

史顿伯爵已经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，走到女人面前，怔怔地打量闭着眼睛晕过去的夫人。

“啊，黛雅!你又何苦这样呢!”他爱怜地在夫人的额角上轻轻抹了一下，吩咐那个女人：“快叫诺曼医生来!”

女人喏了一声，偕同麦菲扶着夫人，循着那道桃木楼梯，走了上去，“登登”的高跟鞋声，荡漾在静寂的大厅里，每个人的心，都直往下沉。

史顿伯爵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

那天是星期日，在史顿家族而言，那是个大日子。

身为瑞典皇家音乐学院院长的史顿伯爵，每天都是俗务缠身，连透气的机会也没有，独有星期日，这属于他私人时间的星期日，他才能真真正正享受一下余裕带来的乐趣。

因此，他十分重视这一天。

早上十点钟，一家三口，坐在那张十九世纪的桃木餐桌上享用由家厨精心烹饪的早餐。

二十一岁的施杜拉，是史顿伯爵的掌上明珠，自从年前从维也纳学成回来后，传媒没一刻放松过她，不是电视台来拍摄家居生活，就是报章杂志登门访问，几乎，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，上门来要求做访问。

为了让施杜拉能专心练琴，麦菲就成了挡箭牌，因此，记者们都讨厌麦菲，暗地里替他起了个绰号叫“冷面人”。“冷面人”确不是一个好称号，但麦菲还是忍受了下来，谁叫他是史顿家族的忠实仆人呢!打从他曾祖父起，就一直为史顿家族工作，到麦菲，算起来，已是第四代了。

施杜拉之所以能引起传媒锲而不舍的访问，除了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钢琴家外，主要还在于她异乎寻常的美丽。

她的美，独树一帜，又如盛夏的太阳，又像秋夜的清月，冷热兼备，每个接触过她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早晨过后，施杜拉打了个呵欠，甩掉拖鞋，赤足走到后园的草坪上。

朝阳照着绿油油的草坪，施杜拉那十根白如羊脂的玉趾，比白莲还韶秀，轻轻踏在短短的绿草上，不发半点声响。

那十根玉趾，骨肉匀称，线条优美，有如最优秀工匠雕刻出来的象牙，世界上那会有拥有如此美丽绝伦玉趾的女人呢!

有的，也只是个，就是施杜拉，优秀的女钢琴家，亿万家财的合法继承人。

三点过后，麦菲来了。

麦菲是史顿伯爵的私人秘书，每天中午过后上班，星期天也不例外。

麦菲陪着伯爵和夫人，在大厅里享用着巴西咖啡。

这时电话响了起来，是施杜拉的东方女朋友松川容子打来的。

施杜拉从女佣手上接过电话，低低地说了几句，就挂了电线。

“爸爸!我四点半约了朋友要出去一会，八点钟回来。”施杜拉揉了揉那金黄色的头发。

“我送你去。”麦菲看表，是三点五十五分。

“那最好不过了。”夫人最怕施杜拉一个人出去。

麦菲应了一下：“小姐，我在汽车里等你。”

“好!给我五分钟。”施杜拉拖着轻快的步伐，走上二楼。

麦菲离开了大厅，走到车房，把那辆“积架”房车驶了出来，停在花园的草坪旁边。然后熄了引擎，抽烟斗。

施杜拉的房间在二楼的尽头，向着东南，有一个小露台，露台角落，放了一盆花，紫白相间，麦菲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花。问施杜拉，总是莞尔一笑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是维也纳的男同学送的。”

过了五分钟，麦菲重新开了引擎，把房车驶到正屋的门口。

施杜拉不在那里。

又等了十分钟，仍然不见施杜拉。

女孩子出门，总爱化妆，忙这忙那，很难计算时间，麦菲决定再等十分钟，好让那斗烟抽完。

再过了十分钟，女佣走了出来，一见麦菲还在，诧异地问：“呀!小姐还没出来呀?”

麦菲摇摇头。

“这就怪了，小姐一向守时，怎会慢了这么多。”女佣自言自语地。

麦菲心一急，忙说：“你上去看看。”

女佣连奔带跳，到了二楼施杜拉的房间。

女佣在门外叫：“小姐!小姐!汽车在等你，你行了吗?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女佣轻轻敲了一下门。

同样没有回应。

“对不起!我进来了。”女佣礼貌地叫了一声，伸手去旋门柄。

并没有上锁，史顿家族都没有锁门的习惯，虽然每道门都有钥匙，却没有人会把门锁上。”

施杜拉并没有在房间里。

钢琴旁边的那个衣柜，门被拉开了一半，里面挂满了昂贵的衣服。

女佣看得直伸舌头。

“小姐!”女佣又叫了一声，房间虽然大，家具不多，不可能躲人。

她又走到浴室，门没关，探头一看，里面空空如也。

“呀，难道出去了!”女佣怔了一下，匆匆跑下楼梯，走到麦菲车前：“麦菲先生，小姐会不会自己出去了?”

“不可能，我一直守在这里。”麦菲望了望那道大门，根本不曾开过。

“这个嘛——我再去看一下，”女佣转身走进大厅。

这时，夫人走到花园来：“咦，施杜拉还没下来?”

“嗯，我在等她。”

“但是她不在房间里呀!”

“我没见过她出来。”麦菲肯定地：“她一定还在家里。”

“会不会去了浴室?”夫人转身走向大厅。

二楼，三楼，大宅十间浴室都找遍了，仍然不见施杜拉。

史顿伯爵倒也没惊慌：“会不会从后门出去了!”

于是，麦菲偕同史顿伯爵、夫人一起迳向后门走去。

后门开了一条缝，冷风往门缝里吹了进来，史顿伯爵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

“呀，这个女孩子！”夫人不由得摇了摇头。

为什么施杜拉会偷偷地溜出去呢？当时谁也没起什么疑心。

麦菲眼看留在伯爵家里也没什么用，就驾了“积架”回到自己的家去。

五点钟，大厅的古董电话响了起来。

坐在电话旁边的夫人，一手抓起了电话。

“是史顿伯爵家吗？”悦耳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“是。”夫人应了一声。

“我是施杜拉在维也纳音乐院的同学松川容子，施杜拉出来了吗？”

松川容子约了施杜拉在城中心一家酒店的咖啡室见面。

“施杜拉四十五分钟前已出了门，怎么，还没到你那里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容子回答：“我在等她呀！”

“奇怪，算时间，早应到了。”这样说时，夫人仍然没什么担心。她素知女儿的性格，出外逛，总喜欢东看西瞧，耽搁时间，因此，她礼貌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请你再等一会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，我再等一会。”松川容子挂上了电话。

四十分钟后，松川容子又打电话过来。

“是伯母吗，施杜拉还没有来。”声音带点恐慌。

“这就奇怪了！”夫人也开始不安起来。

已经是五点四十九分，太阳西斜，天也黑了起来。

“伯母！我先回去了！如果施杜拉回来，请她打电话给我，我有一点关于乐谱的事想请教她。”

“好！”夫人应了一声，挂上电话的手很自然地抖了起来，“会不会迷了路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在看音乐院报告的史顿伯爵抬起头问。

“施杜拉没去朋友的约会。”

“她不是出去一个多钟头了？”史顿伯爵的脸上抹过了一丝担忧：“斯德哥尔摩的街道，施杜拉最熟悉不过，不会迷路吧！”

“大嫂，我看施杜拉是去别处逛了吧。”史顿伯爵的弟弟陆文尔子爵这样劝慰着。

“也许是吧。”夫人应了一声，电话响了起来。

陆文尔子爵拿起了电话。

“请伯爵听电话！”是一个男人声音。

“请等一下。”陆文尔子爵把电话递给史顿伯爵。

“我是史顿伯爵！”史顿伯爵以为是音乐院里的人打电话来问事，是以声音十分轻柔。

“你听着！令千金在我手里。”声音冷得像冰。

史顿伯爵一时之间，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是以他低低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要证据吗？”对方说完，听筒里传来了钢琴的声音，是萧邦的《勃罗斯》。

听琴声，显然是在离听筒不远处弹奏的。

“——”史顿伯爵完完全全地呆住了，那是施杜拉的演奏。施杜拉的弹奏方式，跟一般钢琴家不同，她的音色既纤细又豪放。

“施杜拉！”他叫了一下，就在这时候，电话挂断了——

“夫人没事了吧？”马德探长朝从二楼重回大厅的史顿伯爵关怀地问。

“吃了药，睡着了。”史顿伯爵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，在安乐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我刚才手重了一点，请你不要介意。”马德探长带点歉意地。

“没这回事，如果不是探长好身手，怕早挂彩了，我才过意不去呢。”史顿伯爵摆了摆手。

“夫人忆女成狂，这一点，我们很了解，同时也得负上一部分责任。”

“听你这样说，似乎调查不很顺利。”史顿伯爵望着马德探长。

“我们已尽力调查了十天。”马德探长说：“有人看见贵宅后面案发前停了辆白色平治房车，我们查过了，至今仍未能找到——”马德探长顿了一下：“由于伯爵你坚持秘密行动，我们不能调动太多队员，行动又受到制约——”

这时，巴道夫忍不住插嘴了：“如果伯爵容许我们公开调查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多调人手，探查的范围随之扩大，我想一定会有新发现。”

“还有，假如你能准许我们将史顿小姐的照片公开，让报章刊登，电视播放，我敢相信必然会有好结果。”杜尔帮腔。

“照你们几位看，施杜拉大抵已遭不测了吧？”说这话时，史顿伯爵的声音抖颤着。

“没那回事！伯爵千万别胡思乱想。”马德探长猛摇手。

“如果不是，你们怎会要求公开调查！”史顿伯爵抹了一下眼泪。

“伯爵！坦白说！这起绑架事件，我们觉得有点特殊，就各种环境证据看来，绑匪目的似乎不在金钱，因为时至今日，绑匪还没有提出任何要求，那是不合常理的。”马德探长心平气和地说：“既然并非一般的绑案，即使我们警方作公开调查，绑匪也不会撕票，这是我的经验，相信令爱的生命暂时不会有危险。如果你允许我们公开调查，抓到绑匪的机会，反而会提高。”

史顿伯爵并没有回答，迳自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
窗外一片阴暗。

“只有一个人能找到施杜拉。”史顿伯爵忽然说。

“谁？”马德探长等三人异口同声地问。

“异人！一个奇异无比的人！”史顿伯爵喃喃地反复说着。

——斯德哥尔摩皇家警察总部顶层会议室。

“阿葛巴！那是谁？”马德探长坐在会议桌上，大声地问。

“一个来历不明的异人！”回答的是一位体重接近三百磅的庞然大物。他嘴角叼着一只巨型烟斗，此刻，缕缕轻烟，正自烟斗口那里冉冉上升。他是马德探长的顶头上司——安达逊警察总监，“年纪四十出头，五十不到，我对他，实际上是一无所知，哪里出生，哪里受教育，总之，有关他的一切，就是这样——”安达逊伸出蒲扇般的手掌，大姆指搭着食指，圈出了一个“O”字。

“——”马德探长呆呆地望着安达逊。这个自称无所不知的奇异通才，此刻居然自谦地表示对史顿伯爵所建议的那个阿葛巴一无所知，岂非真的是日出西方了！

“两年前，阿葛巴到了挪威，住在奥斯陆的一座山上，听说还有一个美丽的尤物跟他住在一起。”

“尤物？”杜尔的眉毛挑了起来，这是他的习惯，一听到或看到美丽的女人，眉毛就会自然而然地抖动。

“色狼！”巴道夫低低地骂了一句。

“吝啬鬼！”杜尔毫不示弱地回敬了一句。

马德探长狠狠地白了两人一眼。杜尔、巴道夫又相互地白了一眼。

“阿葛巴是无业游民，每天无所事事，却是生活富庶，无忧无虑。”安达逊万分欣羡地说着。

“那他靠什么维生？”杜尔好奇地问。

“奥斯陆的财阀供养他。”安达逊说。

“财阀都像巴道夫一样是吝啬鬼，怎会供养他。”杜尔仍不忘刺巴道夫一下。

“这个阿葛巴，身上拥有一种神奇力量，他能通灵。”安达逊说。

“这个，史顿伯爵昨天提起过。”马德探长说。

“奥斯陆有好几个财阀听从了阿葛巴的劝谕，逃过了股票危机，所以人人把他奉若神灵。”安达逊把大烟斗朝烟缸上一搁：“呀！了不起。”

“总监！真的要把这桩案件委托给阿葛巴？”马德探长认真地问。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，史顿伯爵既然提出了这个要求，我能推吗！”安达逊把他那对蒲扇大掌分向左右一摊，一派无可奈何。

“这怎么行！我们可太没面子了，探长！”冲动的杜尔大叫起来。

“我支持杜尔！”巴道夫抬起了右手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跟杜尔意见一致。

马德探长苦笑一下，站了起来，走到两人的面前：“放心，我们是不会没有面子的，史顿伯爵可以委托别人，我们一样也可以。”

“我们委托谁？”杜尔、巴道夫齐声问。

安达逊也好奇地望着马德探长：“马德，你想委托谁？”

第二章 大师

长途公共巴士在积满冰雪的马路上急驰。

车外的温度，据天气预报是摄氏零下十度，但车厢里，由于有暖气的关系，却维持在廿度左右。这样的温度，呢绒大衣自然派不上用场，我把它搭在隔壁空置的座位靠背上。

那深灰色的呢绒大衣，是黄绢送给我的，已有五年以上的历史。

黄绢送给我这袭大衣的情景，如今仍历历在目，然而，野性难驯的黄绢，却已不知去向。

这样说，其实并不正确，应该说我不知黄绢的去向，我的一切行动，却全在她的掌握中。说个实例吧，我应邀到斯德哥尔摩参加医学会议，一下机，就有各式各样的神秘人物，借故接近我，十分诚意地为我安排了一切。

不用问，这自然是出自黄绢的命令，面对这样的刻意安排，除了接受，我还能做些什么呢？

我闭上眼睛，黄绢那魔鬼般的身材，立即出现在我眼前。

那每一寸我都熟悉的皮肤，曾令我跌入了无底的深渊，几不能自拔。

若非黄绢的野心，她要掌握天下的生杀大权，我已经做了她永久的奴隶。

巴士颠簸了一下，我睁开眼一看，巴士已驶进了奥斯陆的中心地带。

虽然只是晚上九点刚过，街道上已没有什么行人。

“各位乘客请注意，巴士已到达奥斯陆的中心区，请到站的乘客准备下车。”

车厢里的乘客并不多，连我在内，不到二十人，广播一完毕，立即就有十来个男女先后站起来，准备下车。

巴士停了，乘客下车。

“各位乘客：巴士会在十分钟后再开行，预计到达奥斯陆郊区是晚上十一点十五分，祝旅途愉快。”

广播声停止后，车厢里，连我在内，只剩下三个人。

坐在我右手座椅上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，正翻起领子，闭目养神。

在我前面约二公尺的座椅上，坐着一位中年妇人，跟老头一样，低着头在打盹。

窗外，下车乘客的背影，陆续消失在我视线里。雪在这时候，又开始下了。

我取出小雪茄，点了火，吸了一口……

铃铃铃……电话响了起来。

“原振侠！哪一位？”我睡在酒店房间的床上，正想入睡，却叫电话响声吵醒了。

“马德！你的好朋友！”一股沉而有力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来了斯德哥尔摩?”我怔了怔,这趟的医学会议,为了不想张扬,一直在极低调下进行。传媒不会知道。

“我是干哪一行的!怎会不知道老朋友光临敝国呢,哈哈?”马德探长笑了起来:“怎么样,出来喝一杯,好不好?”

“什么时候了,不用睡觉吗?”我一看表,已是凌晨一点二十分。

“原振侠,如果我告诉你,我现在正在你酒店的酒吧里喝酒,而身边又有一个金发碧眼,身材玲珑的女伴,你会有什么感受?哈哈,一定心痒难熬,立即披上衣服,赶下来看个究竟吧!”

“你可小觑我了!我才不像你那么急色!好了!明天见!”我负气地正想挂上电话,马德探长连忙“喂喂”地叫起来。

“喂,别挂电话呀!我有事要求你帮忙。”马德探长急急地说。

马德探长一向自负,居然纡尊降贵向我求助,这可比用美女来引诱我,更具效力。

我沉吟了不到一秒钟,应了声“好!”

十分钟后,我在那充满欧陆情调的酒吧里,见到了马德探长和那位所谓美女。

真的是金发碧眼,身形“可”人!身高一米八〇,体重逾七十公斤,可正是摔角台上的美女,而非我原振侠眼中的尤物。

我不由得有点儿失望。

马德探长替我的空杯注满伏特加,再放进两块冰,然后举起酒杯:“来,干一杯!祝合作愉快!”

“什么合作愉快?”我微微一怔,拿在手上的酒杯并没有朝嘴边灌。

“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件怪事,暂时我们不能解决,所以请你帮忙。”马德探长指了指那个美女:“赫里斯督察,人口失踪调查组主管。”他呷了口伏特加,接着把施杜拉失踪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。

“怎么没听到传媒报道过?”我狐疑地。施杜拉是世界上最年轻最美丽最优秀的钢琴家,她的失踪,怎可能连传媒也听不到片言只语?

“还不是跟你们的会议一样,一切低调进行嘛!”马德探长带点讽刺地:“瑞典号称民主,潜在势力仍然支配着这个社会。”

“你要我去找施杜拉?”我呷了一口酒。

“不,”马德探长说:“这是我们的工作,我只想你去见一个人。”

“谁?”我抽起小雪茄。

“阿葛巴!”马德探长眯着眼睛,似乎想从我脸上找到跟他听到“阿葛巴”名字时所泛起的同样诧异神色。

然而,他失望了。我摘下了小雪茄:“我也好想见见他。”

“是么?你认识他?”马德探长震惊得张开了嘴巴,露出整齐的牙齿。

“谈不上认识,但近一年,在科幻杂志里,常看到他的大名,所以有点想见见他。”我坦率地。

“这太好了!我还怕你不答应呢!”马德探长如释重负。

“干杯!祝合作愉快!”我模仿着马德探长的口吻。

“锵”的一声,杯子相碰,在半空中发出轻轻的声音。

——巴士开动了。我把抽完的小雪茄,塞进车肘上的小烟缸里。

还有一个多小时,才到达郊外,我闭上眼睛,将案件重新想了一遍。

十月初的星期日下午,施杜拉接收到同学松川容子的电话,偷偷地从后门溜了出去。

后门那里,目击者看到有一辆白色的平治房车停着。

约一个半小时后,即黄昏六时左右,绑匪直接打电话到史顿伯爵家说施杜拉已落在他手

上。

为求证实，听筒里传来施杜拉弹琴的钢琴声。

史顿伯爵证实那不是录音带，而是施杜拉的弹奏，因为“世界上没有人能将萧邦的音乐弹得那样优美”。

接到电话后十分钟，就由陆文尔子爵报警。

接着，马德探长就偕杜尔和巴道夫匆匆赶来，展开了一番调查。

随着调查的进展，那案子变得更扑朔迷离。

事情发生了足足一个星期，却不见绑匪打电话来要求赎金，这使设置在史顿伯爵家里的电话探测器，变成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
马德探长大感奇怪，重新向史顿伯爵家人套取口供，终于发觉了不少疑点。

第一，施杜拉为什么要一面叫麦菲驾车子在正门等，而自己却偷偷地从后门溜走。

第二，就是电话里传来的钢琴声。

照过去的个案看来，一个被绑架的人，心情恐惧，哪还能若无其事地弹奏钢琴呢！

史顿伯爵还这样说：“那首歌曲是萧邦的《勃罗斯》，施杜拉的左手无名指和尾指，具有非凡的能力，能强而有力地按动琴键，所以我敢肯定那是施杜拉的弹奏，同时她小指大，那首歌曲弹来徐疾有致，连半点恐惧的气味都没有。”

既然被人绑了去，为什么还会有这样安逸的情怀弹奏《勃罗斯》呢！

马德探长不禁要怀疑施杜拉正在出演一幕自编自演的绑架。

假定这个推论正确，那么施杜拉一定认识那个绑匪。

这个绑匪，有可能是施杜拉的男朋友，有可能两人的恋情受到史顿伯爵的反对，因而合演了这幕闹剧，迫史顿伯爵就范。

这两个疑点，直至目前，还未能解决。

巴士终于停了下来。

广播声又响起来——“各位乘客，巴士已到了终点站，请各位下车，晚安！”

我抄起黄绢送给我的那件大衣，披在身上，拎着小行李箱，走下了巴士。

一阵冷风迎面吹过来，像一把刮刀，刮得脸皮微微生痛。我翻起衣领，走到巴士站，上了一辆的士。

“请随便替我找一家旅馆，要清静一点的！”我用德语说。

司机应了一声：“北区有一家瑞士人开的旅馆，环境还不错。大约十分钟就可以到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的士“篷”的一声，直朝前冲。

司机没说谎，十分钟后，我住进了那家叫“轩斯”的小型旅馆。

洗了个澡，我倒了杯啤酒，在露台前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跟阿葛巴的约会是在深夜两点，据说这是他的习惯，他喜欢在深夜里会见客人。

有异能的人，通常都有点古怪行径，像小玛仙，往往在我最寂寞想她的时候，找不到她，而又在我极度思念她的时候，像幽灵似地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旅馆的外面，有一条小河，目前正结了冰，街灯映照在冰上，幻化出七彩缤纷的光芒。

我喝了口啤酒，忽然看到冰面上冉冉浮现起一个女人的身影。

起先，她背着我，长长的黑发，贴在骨肉匀称的颈背上。

风吹起来，发梢微微地抖动起来。

然后，她转过身来……

啊！那是海棠。

那的确是海棠，那高耸而又如碗形的乳房，平滑如镜的小腿，一切都曾是令我爱不释手的实物……

海棠离开了冰面，朝我走过来。

“滋”，的一声，她穿过落地长窗，扑进我怀里。

“嗨——”我正想喊，海棠已用手轻轻按在我的嘴，她摇了摇头，凤眼射出迷茫的光芒，然后，她把那两片厚而灼热的嘴唇，压在我的嘴唇上。

她的丁香小舌，伸了过来，清香的津液，源源流了进来。

我双手圈住海棠的细腰，轻轻地往下移，停在她那丰满的臀部上。

“啊!原!”海棠发出了梦呓似的叫声：“你可知道我有多么的想念你!”

“我也是，海棠!”我低低地回应着：“你在迷失乐园里生活得好吗?为什么你会回来。”

“嘘!别问!原!让我们享受一下吧!原!”她的手轻轻地按在我那强而有力的大腿上：“原!抱紧我!占有我!快!快呀……”

我把海棠抱了起来，抛在床上，然后像饿虎似地，扑了上去……

陡地，海棠变了形，那是一个陌生女人，她低低地说：“叫我琳!”

“铃铃铃”电话声响了起来。

我从风狂的情欲纠缠中醒了过来，浑身乏力，向身边一看，除了那个长长的软枕外，那有海棠的影子!

“海棠，”我拿起电话，低低叫了一声。

“原先生!我不是海棠，我是轩斯的接线员，汽车替你准备好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了?”

“一点半，到山上去，要半个小时的车程，你现在出发，刚好赶上约会。”接线员礼貌地回答。

“谢谢!”我挂上电话。

——风吹得十分急劲。

旅馆安排的小汽车，在一座大洋房面前停了下来。

我下了车，按了电铃。

等了半秒左右，年轻女人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哪一位?”

“原振侠!”我低低地回答。

“——”对方没回答，铁门后面传出了“得”的一声，跟着铁门向后打开。

铁门背后，站着一个女人，穿着一袭紧身黑套裙，身上披着白裘。

虽然是深夜，鼻梁上还架着茶色眼镜，躲在眼镜背后的那对明亮大眼睛，已上上下下地向我打量。

同一时候，我也在打量她，视线自上而下，停留在那隆起的胸脯。

我见过的女人不少，却很少有面前这个女人那样丰满的乳房。虽隔着衣服，仍欲撑裂出来的似的。

“师傅在见客!请进来吧!”女人开口说。

我脸一红，跟着女人走进客厅。

客厅的布置，异常优雅，沙发很矮，几与面前的茶几齐头，四壁墙上，挂了几幅西藏风景的画。其中一幅，出自黄胄之手，一个美丽的藏族少女，跟在一头骆驼背后，西藏风光，溢于纸上。

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女人送上一杯香茶。

“原医生，请坐一会，师傅见完客就会跟你见面。”女人欠了欠身子，退出客厅。

四周寂寂，呷了口茶，茶甚清淡，但下了肚，却有一种苦涩甘香的味道。

为了打发时间，我取出小雪茄，慢慢地抽。

十分钟后，女人领着一个中年男人，打从我的面前经过。

那个男人穿着一袭黑色西装，襟上插着一条花袋巾，他走出大厅时，脸孔刚巧转过来。

我不由得怔住了。

那个男人正是挪威财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叫拜德逊，不但在上流社会里，赫赫有名，即使在政坛上，也是一颗耀眼的明星。

连拜德逊这样的人物，也来参见阿葛巴，这阿葛巴的来头可不小啊！

拜德逊走了后，女人又折回来，“原医生，请跟我来吧！”

我跟着女人走进了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。

‘房间不大，约一百平方尺，墙壁上挂着一幅达摩像，上书：“一苇渡江。”像下，供着一盆南菊，清香四溢。

在角落靠墙那里，有一张洁净木几，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男人，背几而坐，正在振笔疾书。

“师傅！原医生来了。”女人恭敬地说。

“原医生！”他放下了笔，慢慢地转过身来。

那是一张异常苍白的长脸孔，眼睛大如铜铃，鼻子挺直，一路伸延到薄薄的嘴唇上。

他的身形，犹似竹竿，乍看，身上无一处是肉。

此刻，那铜铃似的眼睛，正怔怔地凝视着我。

“马德探长说你会来，到底为了什么事？”阿葛巴冷冷地问，随手指了指几前的软垫。

我坐了下去，把施杜拉失踪的经过，一五一十地抖了出来。

阿葛巴闭上眼睛，静静地在聆听。

一直到我把话讲完，他的眼睛仍紧闭着。

我盯着阿葛巴，足足有五分钟，他仍然没有睁开他的眼睛。

沉默在空气中流动。

“施杜拉给人绑走了？”好不容易阿葛巴才睁开了眼睛，轻轻地问：“是这个月第一个礼拜日下午四点左右，对吗？”

“是！”我点点头。

“呀，那么我听到的确是施杜拉的弹奏了。”阿葛巴忽地说。

“什么？你听到施杜拉小姐的弹奏？在哪里？”我感兴趣地问。

“在哪里？我可答不上来，那时，我正在湖边散步，忽然听到了琴声”。阿葛巴吁了口气：“天下世界，怕也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。”

我怔怔地望着他。面前这个自称有不可思议神力的阿葛巴，神情严肃，不似打诨。

“除了钢琴声，还夹杂着大提琴。”

我一听，笑了起来。

阿葛巴向我望了一眼，眼睛里，流露出疑惑的神色。

“大师！我猜想这有可能是施杜拉跟她父亲的合奏，那天，施杜拉的叔父陆文尔来了，他们父女合奏一曲，让陆文尔欣赏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吧。”

“呀，史顿伯爵是世界第一把交椅的大提琴手，我好想有机会亲身恭听啊。”阿葛巴不胜遗憾地。

“不过，史顿家离你这里少说有四百公里，距离这么远，你那能听到！”除非是顺风耳，在我心里，世界上除了小玛仙外，谁也没有这种千里听音的本领，因此言带讽刺。

阿葛巴并没有发怒：“我告诉你，原医生，我的听觉是不太灵敏，跟普通人没两样，不过，有时候，很远很远的东西，我也能听得很清楚，与其说听，不如说是感受到。”

“谁能证实？”我冷冷地。

“我！”我背后响起了银铃似的声音。

房门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，走进那个美丽的女人。

“原医生，这是我的女助手凯思，”阿葛巴忙着介绍。

我望着凯思，一直到这时候，我才看清楚她的脸。她的鼻子比一般中国女性高，却又跟外国女人有点不同。

“凯思是维吾尔族跟汉族的混血儿。”阿葛巴的感应，的确不同凡响，立即洞悉了我的心思。

“凯思小姐，你也听到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！我还在修练阶段，那有师傅的法力。”凯思笑了一下，把这月初第一个星期日伴着阿葛巴在湖边散步之际，阿葛巴陡地停步倾听的情况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

阿葛巴瞪着大眼睛，望了凯思一眼：“你的功力已经不错了，不过，有人不相信呢……”

我听得阿葛巴的口气有点不满，想到今番是受人所托，总不能把场面弄僵，立即赔笑道：“千万别误会，我也有个朋友，能千里听音，她叫玛仙。”

“玛仙，”阿葛巴眨了眨眼睛：“是不是那个住在非洲不知名森林里的那位女巫吗？”

“她不是女巫，”我大声叫：“她跟你一样，拥有灵异功能。”

阿葛巴笑了一下，没答话。

“请问大师，现在你可还听到那琴声？”

阿葛巴摇摇头。

“你可知道她在哪里……”

“原医生，我不是神仙，只不过我拥有一些常人所没有的特殊能力罢了，”阿葛巴吞了一口口水：“天地间的人都有一种气，我会感应到。气强，我就会看得清楚和听得明白了。我听得到的琴声，主要是那个弹琴的人放出了一股强劲的气，你明白吗？”

我怔了一下，从内袋里扬出一串项链：“这是施杜拉最心爱的项链，马德探长说对你会有用。”我把项链递了过去。

“谢谢。”阿葛巴小心翼翼地接过，紧紧地握着。

马德探长告诉我，大凡有人失踪，只要把他身上的物件，交给阿葛巴，他就会运用力量，感应到一些东西，帮助调查。

此刻，阿葛巴紧紧地握着那串项链，噙了噙鼻子：“好香。”

“是法国带回来的，听说是路易国王心爱妃子的物品。”我加以解释。

“怪不得那样香！”阿葛巴点点头：“这串项链，的确曾出现在高贵女士的身上；也大抵已有二百年的历史了。”

“大师：我想知道的是现在的事，不是过去的。”

阿葛巴呆呆地望着那串项链，跟着堆起苦笑：“原医生，对不起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。”

“真的什么都感觉不到？”我微感失望。

阿葛巴又噙了噙鼻子，看来他对项链透出来的清香，情有独钟。

“我可以把它留下来吗？”半晌，阿葛巴问。

“当然！”

“好！我一定尽力，明天请你再来一次。”

回到旅馆，打了个电话给马德探长。

马德探长在电话里的语气，看来十分兴奋：“原，如果阿葛巴不灵光，那对我们更有利，至少我们可以说服伯爵，让我们公开调查。”

“万一灵光呢？”我冷冷地。

“啊！那就得看你了，堂堂一位大冒险家原振侠，光芒岂能给一个所谓灵能大师盖过呢！对吗？”马德探长笑了起来，“巨无霸有事找我，不跟你谈了。对了！巨无霸对你印象蛮好，要不要我跟你做个媒人，试一试我们瑞典妞儿呢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我狠狠地挂上电话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爬了起来，用了早点，到外面散步。

奥斯陆我还是第一次来，这个北欧小国首都，环境优美，秩序井然。

接近隆冬，前两天才下过雪，地上结着冰，一辆巨型铲雪车，正在清除地上的积雪。

我沿着公路，走了一程，看到有条小路，树上竖着一块木牌——“克萨斯教堂在前面约五公里”。

我心念一动，转了进去，直朝前走。

走了十分钟——道路稍稍向上斜了开去，我洒开脚步，朝前走，忽然看到离廿公尺开外，有一个女人正背着我慢慢地向上走着。

朝阳落在她那丰盈充满爆炸力量的胸脯上，蹬着高跟鞋的双脚，由于用力的缘故，令臀部格外夸张。

我一看，就知道前面走着的女人，正是阿葛巴的女助手凯思。

这时，凯思也发现后面有人跟着她，转过身来，望着我微笑。

“我去旅馆找你，他们说你散步去了。”

“找我有事吗？”我问

“我来接你。”

“有急事吗？”我猛地一怔。

“不能说是急事，不过，师傅想要见你。”凯思嫣然一笑：“原医生，你好像不大相信我师傅，你是现实主义者吧。”

我笑了起来。

凯思一定是对我的过去经历一无所知，否则就不会问出这样的话。

我道：“不能这样说，世界上离奇古怪的事，数之不尽，但必须让我看到事实，这是我的原则。”

“你不相信超能力？”

“不，”我摇摇头：“我是介乎相信与不相信之间，昨天我不是说过我有一位朋友拥有这样的神奇力量吗？”

“那女——”凯思说到这里，立即用手掩住口：“啊！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“在别人的眼中，她可能是女巫，一个女人，能千里传音，不是女巫是什么！”我淡淡地说。

“好了，我们别说这些，我的车子就泊在旅馆门外，我们走吧！”凯思伸出手，拉住我的手，向来路走去。

那双手，幼嫩得有如轻盈的樱花。我一生中，握过不知有多少个女人的手，印象中，似乎只有海棠能跟他相比！

啊：我又想起了海棠！

为什么？啊！为什么？

第三章 预言

那辆小型吉普车，很快就驶抵阿葛巴的家。

昨天晚上深夜来，没看清楚，阿葛巴的住宅，原来是一幢非常优雅的两层洋房。

屋顶深红，门墙髹成奶白色，有一种浓烈的北欧气味。铁门打开，吉普车驶了进去，花园小径两边，爬满藤蔓。

吉普车在正屋的门前停了下来。

“师傅在房间，”凯思低低地说了一句后，示意我下车。

我走进昨天晚上那个房间，阿葛巴仍旧穿着道袍，坐在一张藤椅上，闭着眼在沉思。

“师傅，原医生来了！”凯思轻轻地喊。

仿如老僧打坐似的，阿葛巴完全没回音。

我在阿葛巴前面的那张小几前坐了下来，顺手取出小雪茄，吸了几口。

凯思向我笑了一下，用手指在唇上划了一下，示意我别作声，跟着溜了出去。

小雪茄只吸了两口，凯思进来了，双手捧着一个桃木盘，盘上是一杯热腾腾的咖啡。

她把木盘放在小几上，又轻轻的叫了一声“师傅！”

“呀！这趟阿葛巴有回应了：“施杜拉没事！”看到了我，堆起了笑容：“握着这个，琴声就不停地传过来，”他把合拢的双手摊开。

手掌上是那串闪着光的项链。

“是萧邦的名曲，旋律很柔和，很平静，这证明了施杜拉没有事。”阿葛巴自言自语地。

“师傅，可听得出琴声从哪儿传过来？”凯思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这个我也想到过，刚才我发过功——”阿葛巴蹙着眉头：“琴声里带有波涛声音，我看是湖边一带。”

“原医生，师傅听到了。”凯思兴奋地。

“还听到什么吗？”我关切的问。

阿葛巴又闭上了眼睛。

我再想问时，凯思用手肘撞了我一下，低声说：“师傅发功时，不想人打扰。”

这时，阿葛巴陡地站了起来，打开落地长窗，径向花园走去。

我一怔，跟凯思追了上去。

阿葛巴直朝前走，走出了花园。

阿葛巴健步如飞，很快穿过树林，来到冰湖的旁边。

凯思跟我走到离阿葛巴身边大约十公尺那里住了脚。

“这里就是师傅听出琴声的地方，”凯思低低地说。

阿葛巴紧握着项链，怔怔地望向远方。

朝阳射在冰河上，发出道道金光。

“师傅！”凯思走到阿葛巴身边，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“跟那天不同，”阿葛巴喃喃地。

“不同？”凯思惊愕地问了一句。

“一来到这里，琴声就消失了。”阿葛巴幽幽地说。

“未到这里，师傅你一直听到琴声？”

“好像有人在叫我。”

“谁？谁叫师傅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阿葛巴懊恼地摇了一下头：“到我恢复神智时，人已不在这里了。”

“会不会是施杜拉在叫你？”

“不知道！真的听到琴声，不过，音调有点不同。”阿葛巴又再望着手上的项链。

“原医生，这真是施杜拉戴在身上的物件吗？”忽然，阿葛巴这样问。

“那当然。”我肯定地回答，事关重大，马德探长不会骗我。

“那可奇了！”阿葛巴的神情有点异样。

“有什么可奇怪的？”凯思争着伺。

“你试拿着它。”阿葛巴把项链递给凯思手上。

凯思略略欠了一下身子，接过，握在胸前。

“可感到什么吗？”阿葛巴问。

凯思摇了摇头。

“施杜拉不过二十吧！但我感到的却是大人的感情，真是不可思议！”阿葛巴摇了一下头，神情有点迷惘。

“大师!能测到方向吗?”我问。

是什么感情,我可不理睬,只要施杜拉平安,能知道在哪里,我就完成了差事,过两天,就可以去尼斯。那里,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在等着我。

“讯息给干扰了,我测不出来。”阿葛巴无奈地。

我狠狠地盯了阿葛巴一眼,心里暗骂:搞什么鬼?还说是大师,连方向也测不出来,如果小玛仙在,怕早已看个水落石出。

一想到了小玛仙,这才记起怕已有两个星期没跟小玛仙联系了。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之内,小玛仙一直没找过我,她去了哪里呢?

回到旅馆,胡乱吃了一点东西,马德探长的电话打了过来。

我把阿葛巴所说的,全告诉了马德探长。

“波涛声!”马德探长重复着。

“怎么?一听到波涛声,就有线索了?”

“不。”马德探长回答:“不过,琴声背后有波涛声,那不是说施杜拉被囚禁的地方就在湖边或海边吗?”

我不禁笑道:“瑞典有海,有湖,那么多,怎知她在哪儿?”

“这两天,有不少湖结了冰,施杜拉被囚禁在近湖地方机会不大,我看一定是海边。”马德探长兴奋地,就像已找到了施杜拉。

“不要开心得那么早。”我向马德泼冷水:“阿葛巴的感应未必准呢。”

“原!你搞什么鬼!你以为天下世界,就只有你的那个小玛仙才有这样的能耐吗,好好好,就算她有,她能帮你吗,她在哪儿呀?我敬爱的原振侠医生,请你告诉我。”

我哑住了,向来只有小玛仙找我,我却欲找无从。

“阿葛巴的感应准与不准,尚在其次,至少为我们点燃了希望。目前,我们会再向海边或湖边一带调查,说不定有收获!”

“好了,既然有了收获,我看我也可以告老归田了吧。”我捋了马德探长的闷棍,满肚怨气。

“谁说的!”马德探长急叫起来:“你非但不可以走,而且更要跟阿葛巴密切联系。”

“放你的屁!”我火了起来,再也不顾全“医生”的身份。

“好好好,就当放屁,原,你帮帮我,行不行?”

“——”

“喂喂喂,你在听吗?”马德高叫起来。

“我不是聋子。”我没好气地。

“原,想想那年谁替你捋了那顿揍,不是我,你还能四肢健全,活到现在吗!”马德探长旧事重提。

一听到马德探长这样说,我登时哑住了。

二十年前,马德(那时候,他还没当上探长)在酒吧,替我敌住了那几个凶恶的浪人,任凭我拳脚如何精湛,怕也会手断脚折。

马德跟我在那场打架发生前,互不认识,他只是见义勇为,抱打不平。

我们两个人合力打退了那几个丹麦浪人,继而结成好友。

“我不是要你报恩,而是希望你能主持正义,一个世界上最美丽最优秀的钢琴家,被人绑架了,动机不明,作为一个冒险家的原振侠医生,是否有义务去伸出救援之手呢!”马德探长理正词严地一口气说了出来。

“好吧!”我只有投降。

“呀!对了!斯德哥尔摩这儿的传媒好像听到风声了,可能会有人追踪到奥斯陆来,你小